

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



主编 孟繁华

# 寻找 妻子古菜花

北北/著  
xunzhaoqizi  
gucaihua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ENFENGWENYICHUBANSHE



# 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

主编 孟繁华

北北 / 著

xunzhaoqizi  
gucaihua

寻找

妻子古菜花

春风文艺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妻子古菜花/北北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1

(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

ISBN 7-5313-2674-4

I. 寻… II. 北…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338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zyh024@sohu.com

大连理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幅面尺寸: 140mm×215mm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1—8 000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

定价: 19.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一切并未成为往事

——《“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总序

孟繁华

在描述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时，“多元文化”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但是，这个隐含了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开放内涵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得到言之凿凿的证实；一方面却又显得相当暧昧和不确切：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流通领域里，几乎所有的资讯都在显示，这个“多元文化”恰恰是商业霸权主义的一统天下，它以吞噬一切的方式将历史和现实都纳入消费的轨道。因此，“多元文化”在当下的中国还仅仅是一种理想而远非现实。这个判断决不是来自对市场化的深仇大恨，市场化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有目共睹，而是说，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那些处于边缘的文化形态仅仅成了它的点缀和衬托。因此，我们的文化开放在世界范畴内是向西方开放的；在国家版图领域内，我们的开

放是向市场开放的。西方话语和市场话语躊躇满志大行其道，与我们身处的这一文化语境相关。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起码在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乡村生活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现在仅仅成了滑稽小品的发源地，它在彰显农民文化中最落后部分的同时，在对农村生活进行“妖魔化”的同时，遮蔽的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中最为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场景被最大限度地“白领化”和“中产阶级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被统一起来，他们以“奇观”和“幻觉”的方式满足了文化市场的消费欲望。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历史终结”论不仅满足了强势文化的虚荣心，同时也为他们的进一步统治奠定了话语基础。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世界范畴内还是在当下中国，历史远未终结，一切并未成为往事。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被置换为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冷战的对抗已转化为资本神话的优越。强权与弱

势的界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批判中已经得到揭示。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魔共舞”，成就与代价共存。新的问题正在形成我们深感困惑的现实。但是我们发现，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还有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下生活的另一面。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部分。这种不平衡性向下倾斜的当然是底层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作家当然有义务对并未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出他们的立场和情感。

这套中篇书系的编选，首先注重的当然是艺术性，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只有艺术性才能维护文学的最后尊严。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书系”将优先选择那些表达“沉默的声音”的作品。在当下中国，仍然存在着葛兰西所说的“属下”阶层，仍然存在着艰难生存的人群。在都市白领文化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建立并大肆扩张的文化时代，他们是被遮蔽的人群。在文学的意义

上，被表达也是一种“承认的政治”。这些作品表达的对象证实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以及他们的焦虑和困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所强调的“人民性”和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文学的最高正义。于是，在这些年轻的作家作品中，我们再次相逢了久违的感动和文学的力量。他们也许在文化市场上难以畅行无阻，他们表达对象的边缘性质可能决定了这一点。但我相信的是，这是真正的文学，而真正的文学将永驻人心。

# 目 录

|     |              |
|-----|--------------|
| 001 | 一切并未成为往事（总序） |
| 001 | 寻找妻子古菜花      |
| 045 | 让八哥发言        |
| 090 | 转身离去         |
| 139 | 扑通一声         |
| 200 | 秋天之中         |
| 240 | 王小二同学的爱情     |
| 277 | 亲爱的哥哥        |
| 309 | 一段不光彩的生活     |

# 寻找妻子古菜花

## 上 部

### 一



二十九岁的李富贵挑起担子出发的日子，正是一年中雨下得最大的那天。

雨下得很大，箭一般一条条刺下来，直戳地上，地上出现一道道小坑。李富贵不戴斗笠，不披雨衣，他挑起担子，拉开门，腿一抬就跨了出去。几分钟后，村里人就看到竹竿一样高瘦的李富贵像一道闪电出了村子，拐入小道，上了大路。有人叹了口气，有人发了会儿呆，他们认为李富贵傻掉或疯掉了。大大咧咧爱说爱笑的李富贵这一年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李富贵不说话，眼睛也不看人，李富贵走过来走过去，对谁都不理睬。

这个村叫桃花村，名字挺好听，村子却不好看。从村口往里数，数过两百幢房子，就把整个村子数遍了。而数遍村中所有房子之后会发现，能够在黄土垒起来的外墙上再抹上一层白灰，这就是须仰望的好房子了。得理解桃花村的现状，桃花村是县城最边远的地方，也是海拔最高的村庄，一座山又一座山，挡在了桃花村的前面，外面的世界跟桃花村没什么关系。

现在李富贵要走了，到外面世界去了。雨哗哗地扑打着李富贵，把他眼睛打眯成一条线，把他衣裳打得湿漉漉皱巴巴地贴到身上。路有些滑，桃花村的路还从来没有被水泥铺过，黄泥沙的路面，浸了水后，软了，黏了，踏在上面，犹如陷入一片大年糕，左一脚深，右一脚清，歪来斜去。但是李富贵的行进速度并没有受到影响，李富贵仍然闪电般往前走。担子在他肩上晃着，吱吱呀呀响着。担子不重，包着塑料布，猜得出来，那里头有被褥，还有几件换洗的衣裳。

那个木匠是李富贵自己叫来的，所以李富贵不理人，不跟人说话，并没有多少道理。李富贵去了趟三十公里外的尚干镇，除了带回肉，带回鱼干、布料、毛线、鞋子、肥皂、味精、盐巴等等之外，还带回一个人，那是一年零一个月前的事了。有人问：富贵呀，是你的什么亲戚吧？李富贵呵呵笑着，大声答道：不是亲戚，是木匠，我要打个衣柜哩。差不多整个村子都听到李富贵的声音，即使没有亲耳听到，转眼间也早有人转告了。衣柜？桃花村的人能有个箱子放衣服就算不错了，哪有那么多的衣服可放啊？就是古菜花也不能例外，古菜花虽然有模有样的，眉是眉，眼是眼，身子该凹该凸都不含糊，但古菜花冬两套、春三套、秋四套、夏五套，她的衣服扳着手指头也数得过来，哪至于打个衣柜来装呢？这就是李富贵自己的不是了。

衣柜是用杉木来做，李富贵自家种的杉木。先前他早已砍下几根凉在那儿，木匠说不够，李富贵提着斧头出去，眨眼间就拖着飘着清香的木头回来了，一根不够，他再砍一根，再不够他再砍。没有八年十年，一棵树是长不成那么粗的，为了衣柜，仅仅为了衣柜，说砍就砍了，村里人唏嘘着，啧啧着，李富贵却拍拍手，朗声问木匠够不够，不够再砍。木匠皱着眉，

看着李富贵，看着古菜花，看着刚刚失去生命的杉树，好像在做什么比较。李富贵咧开嘴呵呵笑着追问道：够吧？够不够？木匠不看他，继续看木头，木头像艺术品似的让木匠歪着头看了又看。李富贵以为木匠心疼木头，他搓着手，围着木匠碎步走来走去，李富贵说，喂喂喂，你说够不够？够不够了呢？木匠不说够，也不说不够，木匠说，新木头做不了衣柜，得晾着，不晾干了，做出的东西眨眼就变形了。李富贵说，变形了可不行，怎么能变形呢？不能变形，变形了怎么放衣服？木匠说，那就不能急了，那几株老木头我先开工吧，新的，锯了它们，搁到风口上，吹十来天也行了。木匠嘴里呵出浓浓的烟味，那味道与桃花村人抽的旱烟不一样。木匠的眼神也与桃花村人不一样，木匠总是斜着眼看人，木匠的眼珠子好像从来没有放在眼眶的正中过。

木匠姓许，他只说自己姓许，其他的，他没有说。

许木匠在院子里拉起了架势，他在院子里锯呀，刨呀，钉呀。刚刚入夏，阳光灼灼发白，阳光把许木匠的影子拉长，压扁，再拉长，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

柜子高三米，宽四米，这个尺寸是许木匠定出来的。李富贵对许木匠说，我要打个衣柜。许木匠说，行。李富贵说，衣柜要弄得实用又好看。许木匠说，行。于是李富贵就叫许木匠跟他走，到桃花村，到李富贵家。

李富贵家是在两年前建起来的，那时山上的第一批松木砍下，运出，卖掉，就用这钱，李富贵盖了屋，娶了亲。房子当年仅盖了一层，但外墙抹了白灰，十分鲜亮，新媳妇古菜花开心死了，眼睛笑得眯成两条缝，白洁细密的牙齿充分往外露，被阳光一照，熠熠发光。半年后，房子又加盖一层，外墙还抹白灰。多么宽敞亮堂的房子！许木匠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指



间夹着烟，偶尔吸一口，吐一口，然后斜着眼问，你们想做什么样的衣柜？李富贵一怔。李富贵本来以为来了木匠，有了木材，衣柜就可以一点点做起来了。想做什么样的衣柜？衣柜不就是衣柜吗，又实用又好看，就行了。许木匠说，衣柜的式样千万种，规格万千样，你们要做哪一种？李富贵挠挠头，看看古菜花。古菜花也看着他，又看着许木匠。古菜花说，就按城里人的做法吧。城里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许木匠鼻孔中吱出一口气，眼珠子翻了翻。城里人的做法？许木匠说，城里人装修讲究着哩，一套房子少说也是十万二十万投下去，城里人谁还孤零零做一个衣柜？城里人的衣柜是一整排一整排做过去的，顶天立地，嵌在墙内，搬不动移不走。李富贵有点抱歉地笑笑，拍拍许木匠的背。李富贵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就听你的，你见过世面，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许木匠重重吸一口烟，右手做成手枪状，拇指支着下巴，食指与中指夹着烟往前竖。许木匠这个样子挺好看的，许木匠歪着头，看了看墙，看了看地，来回走几步，说，那就做个三米高四米宽的柜子吧，靠在这个墙上，气派。

一个月后，做好的衣柜果然气派，立在那里，像一位霸道的美人，毫不客气地将整面墙占去。李富贵动了心眼，寻思着上山再砍些木头来，再做一两样家具。但许木匠却要走了，许木匠讨了工钱，收拾了家什，他走了。

古菜花也走了。李富贵的妻子古菜花一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有人看见，古菜花是同许木匠一起走的。

## 二

村里人说，古菜花如果是桃花村的，就不会走掉，古菜花

不是桃花村的，所以走掉了。

李富贵满二十七岁才跟古菜花结婚。桃花村二十七岁以后才结婚的人多的是，一点不奇怪，但李富贵二十七岁才结婚就很怪。李富贵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缺钱，他不缺钱，李富贵承包的那一山的树林子都是钱，一片片树叶就跟一张张钞票似的，可李富贵也挨呀挨，挨到二十七岁，遇到古菜花，结成了婚。结了婚不到一年，古菜花却走了。

雨真大，雨打得李富贵睁不开眼，但他走得还是那么快，脚踩烂泥，吱吱作响。

二十七岁那一年，李富贵也是这么快地走过古家村。他直着腰身，迈着大步，从古家村望不到边的茉莉园旁走过。茉莉正在开放，娇小玲珑，吐着芬芳。李富贵深深吸几口，他喜欢茉莉，茉莉的气味比松脂更香醇清新。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歌声唱起来，不是李富贵唱，是一个女的，女人的声音。循声望去，李富贵看到茉莉花一样清爽洁净的古菜花。古菜花戴着斗笠，套着手袖，腰间系着一个竹篮，双手蜻蜓点水般在茉莉花丛上越过。别人摘茉莉只是两手动，古菜花腰肢也动，手上摘满了花，就腰一扭，放入了竹篮，再一扭，手又动起来。别人低头摘花，默然无声，古菜花却唱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李富贵停下来，听着歌。又蹲下来，脸往上仰起，试图看一看古菜花的长相。斗笠的阴影遮住了五官，李富贵什么也没看清，但李富贵心跳很快，心好像一下子大了几圈，在胸腔里翻腾着，怦怦怦，响得吓人。

古家村的人看不起桃花村，桃花村一直被看不起，没有法子，桃花村太偏了，太穷了，县里每年第一笔救济款总是给了桃花村。古菜花后来告诉李富贵，如果知道他是桃花村的，她是不会开口唱歌的。大太阳底下摘花，并不是多诗意的活，汗

像溪水一样不停地淌着。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美丽的茉莉花必须被太阳狠狠一晒才发得出芬芳，拿到茶厂去才能卖出好价钱。古菜花不喜欢茶，一喝茶胃就胀，胀得吃不下饭，还隐隐作痛，但是每年夏季，太阳最毒的时候，她都得下地去摘茉莉，摘下的茉莉卖到茶厂去做茉莉花茶。这时她看到一个男人，五官清秀，个子高壮，从路的那一头，迈着大步，风一样疾速而来，于是她嗓子痒了，她张开了口。古菜花说，早知道你是桃花村的，我打死都不会唱的，我昏了头，把自己唱到桃花村了。李富贵嘿嘿笑起，李富贵笑得非常舒心，还有几分得意。古家村最漂亮的女孩古菜花，他把她娶到了桃花村。他盖了房，抹了白灰，把古菜花娶进来，古菜花那时也是开心的，古菜花好像一直都很开心，有说有笑，常常靠过来，蹭着李富贵的身子撒娇，偶尔还学学电视里的人，在李富贵脸上亲一口，咬一口，格格格地笑。可是有一天，她却突然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她走了。

李富贵的存折，在结婚那天就交给了古菜花，全部交给。还有一条金项链，一对金耳环，两个金戒指。古菜花走了，存折和金器并不带走，古菜花把它们用红布包好，塞在枕头底下，李富贵的枕头。她是两手空空地走的，除了两身换洗的衣服，她什么也没带走。

李富贵打了个哈欠，再打了个哈欠，他是朝天打的，所以雨水哗哗灌进嘴中，李富贵转动舌头，重重一咽。他听到咕噜声，还感觉到雨水与食道的轻轻摩擦，他又重重一咽。

今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今年雨一直没有，一天接一天阳光都明晃晃的。已经有树枯死了，去年新栽下的树，但李富贵不管。李富贵曾经把树当爹一样孝敬着。他写了一个比簸箕

还大的牌子，挂在半山。牌子上有四个字：树是我爹。谁实在缺钱，急着救命，找李富贵借可以，给一点也可以，但不能偷砍树，砍树就要拼命。树是我爹，也就是李富贵说得出这样的话。但这一年山上的树你追我赶地枯死去，李富贵不管。

是奈月来告诉李富贵的，奈月到山上去，转一转，眉头皱到一起。树枯了，她对李富贵说。李富贵没有答，甚至看都不看她一眼。树枯了，再不浇水，会枯死更多。李富贵还是没有答。奈月就不再说话了，她坐下，坐在李富贵的对面，两人间隔着一张桌子。奈月看着李富贵，李富贵不看她。

上了高中后奈月就经常这么看着李富贵，他们是同班同学，都在尚干镇中学寄宿，一星期才能回桃花村一趟。回村的路上李富贵总在不停地说着话，学校里的，班上的，老师的，同学的，各种各样的事李富贵都知道，李富贵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奈月看着他，一直看着他。没有比奈月更不爱讲话的女孩了，奈月一天讲不了几句话，除非万不得已，她根本不想开口。高中三年，他们一起走了三年，李富贵一路喋喋不休说了三年。三年后，李富贵没有考上大学，虽然惋惜，却没有人奇怪。李富贵表现好，品行好，组织能力好，学习成绩却是一般般的。奇怪的是奈月，奈月也没有上录取线。奈月数理化很好，好得全年段从没有人敢跟她比高低，可是，奈月也没考上。新学期开始时，奈月到学校缴了钱，打算再补习一年。李富贵却不补习了，他承包了村里三百六十亩荒山，要种树。奈月来劝他，也说不出什么话，只是看着他，说，去吧，你去吧，去补习。李富贵不听，扛起锄头就上山。奈月返身去了学校，把书包收拾了，把东西收拾了，回到桃花村。

奋玉很生气，奋玉是奈月的父亲，也是桃花村的支书。奋玉跺一个脚，全村都要震动三天。但是奋玉拿奈月没有办法，

奈月低着头，一动不动，什么话都不应，脸上也什么表情都没有。最后奋玉说累了，骂累了，转身走掉。这是奈月的绝招，以柔克刚。以后关于外出打工，关于出嫁等等诸事，奈月也都是采取类似的办法，无论你怎么说，她就是不外出，就是不出嫁。现在奈月也二十九岁了，桃花村有这么大没结婚的男人，但没有这么大岁数还没出嫁的女人。奈月一天天老了，脸上起了黑斑，有了皱纹，还有些发胖，但她不出嫁。

奋玉为奈月的事找过李富贵，那时山上的树刚长到齐人高，李富贵从信用社贷出的钱还远没有还清，所以根本看不出李富贵会有发起来的一天。你跟奈月的事怎么样了？奋玉问道，脸上显然挂着几分不情愿。李富贵挠挠头，眼睛一眨一眨的，没明白。你究竟跟奈月的事怎么样了？奋玉又问，声音提高了很多，鼻孔也张大了，两道粗气重重呼出。李富贵继续挠头，然后问：什么怎么样了？奋玉破口大骂，后来在很多场合，一有人提起这个话头，奋玉就破口大骂，奋玉说他妈的，简直太他妈的了，我操你妈的李富贵！

李富贵挑着担子走在雨中，脚下的胶鞋底已经不知什么时候脱落了，留在烂唧唧的土里。李富贵赤着脚，走得很快，闪电一样快。他很久没有赤着脚走路了，有了钱，他足以买很多鞋，皮鞋、运动鞋都买得起。我操你妈的李富贵，奋玉当初是这么骂的，奋玉那张愤怒的脸在雨中慢慢现了出来。李富贵那天不知道奋玉为什么愤怒，刚开始真的不知道，头都快挠破了。奈月是他的同学，他们一起从学校往桃花村走了三年，那又怎么样了？奈月是奈月，李富贵是李富贵。奈月长得不难看，只是屁股大了点，相当大，腰那个部位一结束，往下陡然就面积剧增，盛大的肥肉在那里堆积如山，划出一左一右两道大弧